

“他也是？”黄晓杰问。

“当然。他只不过是专门造出来管理公司的仿真罢了，和我们没什么两样。”高斐摸自己的背，他知道从生理结构上讲仿真人和天然人没有区别，他是技师，上过现代生物工程学课，却止不住想脱掉衣服看看皮肤上有没有接缝的欲望。

黄晓杰转身走开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高斐冲警员喊道。

“回局里。案子完了。”

“在知道了这种事情后？”高斐简直觉得他不正常；你以后还能——”

“和你想象得恰恰相反，我现在开始能正常地喝水、吃饭、上班，干一切正常的事了。我才不在乎街上走的人是爹妈生的还是营养槽里长出来的。”黄晓杰等高斐上了车，却没发动；我也离婚了，三年前。”

“噢。”高斐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我们都想要个孩子。”前座上的背影一耸肩，“现在我知道不是我的错了，也不是她的错。一开始我只想证明很多人没孩子，因为我们在太空殖民地嘛，生育本来就不容易，后来却发现根本没人有孩子。当然，他们都装成自己有孩子的样子，其实没有。我们多想要个孩子。”

“你可能是个自然人，你太太可能也是，你们都有强烈的愿望要孩子。”高斐使劲找出句话说，他对安慰一个快哭出来的同龄男人可不在行。他回想起自己和彩君共同生活的日子，没有孩子似乎对他们并没产生困扰。看来他是属于那 89.56% 中的一个，出厂时意识被调整得很好。

“可能吧。”黄晓杰清清嗓子，恢复平静。他发动车。

“以后怎么办？”高斐也不知道自己在问谁。

“一样过日子。我们能向谁申诉？合同是我们的上代和国际商用签的。地球会有什么反应？把我们当中的仿真人送到矿井做工，剩下的自然人塞进其他定居点。离我们最近的定居点是阿夫特克，里面大多数是法国人后代。你能在 30 岁的时候再去学有 100 多种时态变化的现代法语？对谁都没好处。”黄晓杰说；抱歉，我忘了你去国际商用要问的事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现在看起来无关紧要了。”高斐摆摆手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；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

发现城里没有孩子的？”

“好几年了，我用业余时间做调查。”

“那你知道国际商用在这里面是——主谋？”

“早先有怀疑，昨天晚上才确证的。”

“你自从知道我卖给任达 R 医生后，你就知道他的死和国际商用有关系。你今天要我和你一起去国际商用，是拿我当逼他们说真相的砝码。”高斐说，却感不到愤怒，只有一阵倦意袭上心头。

“是的，而且我担心一进去就出不来了，要有证人在场。小说里知道世界真相秘密的人不是都会有杀身之祸吗？”黄晓杰干笑一声；我也像他们所说的那些人一样，感到害怕，对此我只能说抱歉了。”

高斐叹息一声，忽然觉得阿毛死得真不值得，他肯定被他拆开 A 67 后发现的東西吓傻了。正电子脑和生物脑在外观上十分相似。普通人壮起胆子去杀想象中混世魔王的代表——其实也算是英雄行为。他苦涩地想道，自己和阿毛其实一样都是些庸人，看惯了警匪片的枪林弹雨，在现实中却怎么也不敢冲人开枪。事情的结果只是和一个小职员干了一架，自己摔破脑袋死了。

真是太不值得了。

“我想回国际商用。”高斐说。

“我要求让任达复活。”

总监抬起头看两个重新出现在他办公桌前的人。自从他们离开后，他似乎没动过。他带着一种梦游者的表情将目光移到高斐身上；什么？”

“所有的仿真人都不是用一个身体和一台 R 医生的内核组成的吗？”高斐说；任达的数据肯定还有备份。再给他一个身体，他是在你们制造的误会里意外死亡的，你们有责任。”

“他是个自然人。”总监说。

高斐愣了。

“而且我们的系统自动删除停止工作的正电子脑的数据备份工作，否则岂不是人人都有长生不老的机会了。”总监晃晃头；不可能的。”

“那么告诉我，我的孩子在哪里。”黄晓杰说；我和我妻子算来应该有三个孩子了，我在你们这里换过三台 R 医生，”黄晓杰说；告诉我他们是谁。”

“我们从来不告诉任何人谁是谁的‘后代’，一个